

THE COMPANY WE KEEP

A HUSBAND-
AND-WIFE
TRUE-LIFE
SPY 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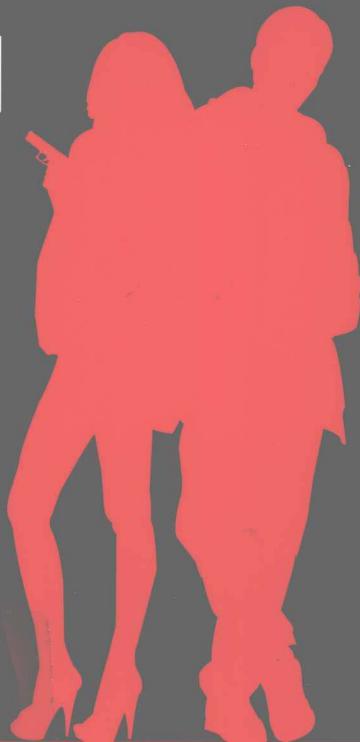
间谍夫妻 现实版史密斯夫妇

[美] 罗伯特·贝尔 & 黛娜·贝尔 著

刘华 译

ROBERT
BAER
AND
DAYNA
BAER

这是一个真实版“史密斯夫妇”的故事，由《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中央情报局特工罗伯特·贝尔 (Robert Baer) 和他的中情局“狙击手”妻子戴纳 (Dayna) 共同打造。



罗伯特·贝尔

《纽约时报》2011年超级畅销书
兰登书屋全球独家揭秘

罗伯特在情报机构内被称为“中东地区最好的间谍”——他长时间生活在伪装之下，导致其朋友和家人成为了“牺牲品”，不再有兴趣给他打电话……

戴纳是中央情报局的后起之秀。她年轻而聪慧，有能力既做间谍又做狙击手。但不久她就发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都不愿意与她接触……



THE COMPANY WE KEEP

A HUSBAND—
AND-WIFE TRUE-LIFE
SPY STORY

间谍夫妻 现实版史密斯夫妇



[美] 罗伯特·贝尔 & 黛娜·贝尔 著

刘 华 译



青岛出版社 | 国家一级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间谍夫妻：现实版史密斯夫妇 / (美) 贝尔 (Baer,R.) , (美) 贝尔 (Baer,D.) 著；
刘华译 —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436-8495-9

I . ①间… II . ①贝… ②贝… ③刘… III . ①传记文学—美国—现代
IV . ①1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11337号

The Company We Keep: A Husband-and-Wife True-life Spy Story

Copyright © 2011 by Robert Baer and Dayna Baer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书 名 间谍夫妻——现实版史密斯夫妇
著 者 [美] 罗伯特·贝尔 & 黛娜·贝尔
译 者 刘 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刘 坤 lk.caesar@gmail.com
装帧设计 乔 峰
平面制作 翰墨杰人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10mm×1000mm)
印 张 16.5
书 号 ISBN 978-7-5436-8495-9
定 价 35.8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电话: 0532-68068629

序言

黛娜（克罗地亚，斯普利特）

斯普利特机场门口停着一辆旅行车，鲍勃伸出手指着车子，意思是说，我们就开那辆车去萨拉热窝。他这是在开玩笑吧，我心想——石灰绿的车，车身上喷着橘黄色的“法奇那”果汁广告，而且还是一辆右侧驾驶的英国沃克斯豪尔，谁都知道，整个巴尔干地区，包括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内都是左侧驾驶的。坐在这样一块带轮子的广告牌里招摇过市，进入一个从1992年内战开始就被塞尔维亚人不断轰炸和伏击的城市，真不知道他用意何在，难道说鲍勃想把大伙儿变成人家的靶子不成？

鲍勃看我表情不对，问我是不是时间太早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话中带刺。不过这时候确实也才六点半，于是我决定保持沉默，让他真的以为我还没睡醒，反正事已至此我也无能为力了。虽然我不是给他打工的，但人家的级别比我高，更何况我也找不到其他的法子前往萨拉热窝。

不会有事的，我告诉自己，一到萨拉热窝我就跟他分道扬镳；可是那辆车的确太离谱，跟手册上的规定完全相悖。从一开始，上面给我们灌输的原则就是：绝对不能驾驶别人可能记住的车辆，座驾最好是普通的车型，颜色嘛，香草白就好，比如那种脏兮兮、周身都是凹痕的咖啡色轿车——普通而又丑陋的东西总是令人遗忘。面前的这辆旅行车绝对丑陋，可是一见它，人家就会过目不忘，比那种叮当作响的冰激凌推车都还要醒目。

说实话，我是觉得鲍勃有些古怪。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萨拉热窝，当时华盛顿来电，让我们和一名叫哈罗德的特工碰头。“哈罗德是化名吧？”当时我就问一起共事的查理，他曾经在海军陆战队做过飞行员。谁会想着使用这么一个化名呢？我们心想，可是除此以外，电报上只是说，此人11点会在城外10英里热尔耶兹尼卡河畔的鱼肉餐馆和我们碰头。

时值春季，阳光和煦宜人，天空中漂浮着一朵朵软软的白云，树枝上正冒出点点新绿，餐厅里挤满了一群群喝着酒、嘴里喷云吐雾的本地食客。“莱利！查理！”有人在叫我们，是哈罗德，他已经站起身来，招呼我们过去，动作好像是在指挥一架客机进港，同时还继续和同桌的六个男人说着话，手里挥舞着一根抽了一半的雪茄。我和查理站着没动，哈罗德又站起身来，不知说了句什么，其他几个人都乐了；接着他便绕过前面的几张桌子，走到我们跟前。

“嗨，我叫鲍勃。”来人伸出手说。哈罗德这个化名便到此为止。三个人在角落里找了张空闲的桌子坐下，也不知道我和查理要给鲍勃做什么，华盛顿那边没具体说，只是要我们听候他调遣。鲍勃说大家应该先吃午饭，并提议去吃烤鳟鱼。我和查理说我们不能久留，鲍勃于是长话短说，告诉我们总部派他来萨拉热窝是为了追踪真主党。真主党是以伊朗为后台的一个黎巴嫩武装组织，内战之初在波斯尼亚成立，在伊朗授意之下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对抗。“干得好的话，我们就能像抓蝴蝶一样摁住他们。”鲍勃说。

一旁的查理聚精会神地坐着，免得听错对方的信息。他心里想的肯定跟我一样：真主党的密探们不是在追踪我们吗？哪里是我们追踪人家啊！三个月前我们就发现，真主党正计划绑架本地的一名中情局特工，准备在进行严刑拷打后将他杀害。



不过，幸好计划实施之前的最后一刻，我们把人救了出来。总而言之，如今我们是在真主党的后院里干活。

鲍勃一定是看到了我和查理脸上的表情。“我们做隐形人，”他说，“不能被他们发现。”

鲍勃谈起内战期间他在黎巴嫩——准确地说是从真主党那里——学到的一整套自我保护策略，包括时而变换藏身地点、出行车辆和路线，绝对不用电话和无线电，从不反复光顾同一家店铺等等。“我们可以照猫画虎，对吧？”他笑着说。

说完，他重新点燃了手中的雪茄，浓烈的烟雾立即在桌子上方弥漫开来。看样子是古巴雪茄，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大概是萨拉热窝的黑市吧，那可是一个连机枪和赃车都能买到的地方。

第一次见面差不多就这些了，今天是我和鲍勃第二次见面，地点在斯普利特机场，鲍勃领着我，朝着那辆从月球上都能看见的车子走过去。我把包扔进旅行车的后座，自己则坐到了副驾驶的位子上。还说什么做隐形人呢，我心里抱怨道。

开车到萨拉热窝需要5个小时，一开始我和鲍勃一句话也没说，后来还是他打破沉默，告诉我他是如何租到这辆车的。车的老板是个英国人，以前在军队里做过军官，如今正在萨拉热窝经营一家小型旅行社。

“他觉得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呢？”我问鲍勃。

“这个没关系，关键是这辆车不管闯下什么祸，老板都是事主，跟我们没关系。”

我点了点头，装作相信了他的这套逻辑，之后两个人又是一阵沉默。后来，我们遇上了一队英国坦克，鲍勃一阵横冲直撞，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在缝隙中找到出路的。

一路上看见许多红色的瓦房，外墙是奶黄色的，我不由得

感慨起来：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怎么就打响了一场血腥无比的战争呢？真的搞不懂，住在此地的都是些现代欧洲人，他们曾经坐在一起，共同观看欧洲电视网上播放的全国足球冠军赛。可为何有一天，这些人忽然挥刀相向，克罗地亚人残杀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残杀波斯尼亚穆斯林呢？他们不都是斯拉夫人，外貌相似、说着共同的语言吗？这到底是为了什么，真的让人想不通。我对波斯尼亚一点儿也不了解，可总部倒是并不在乎；我的任务是监视阿拉伯人的穆斯林游击队，仅此而已。

汽车开进萨拉热窝市郊，我指着一座电车车站，让鲍勃停车。下了车后，鲍勃和我握了握手，随后便驾着那辆灰绿色的旅行车消失在了车流中。天空开始飘雨，我倒是无所谓，拉起皮大衣上的风帽戴在头上，周围空气新鲜，又没人认识我，这份自在感真好。

一周后，总部发来电报，通知我和查理正式为鲍勃工作——追踪真主党，要求我们立即中断和大使馆的一切联系，解散并住进萨拉热窝不同的房子和公寓里。查理自己找了地方，我则暂时转移到鲍勃曾工作过的联络站，直到找着合适的公寓。

查理开车送我到机场附近一个叫布特米尔的村庄，我们的目的地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房子周围树木茂盛、灌木丛生，朝着“绿线”的墙上——那是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对峙线——布满了坑坑洼洼的弹痕，一条画着骷髅头的蓝色带子把房子周围的田地圈了起来——那是一片雷区。

鲍勃从昏暗的房子里走出来，帮我拿了行李，然后带我简

单参观了一下内部的设施。按鲍勃的说法，房主在内战爆发时就逃走了。如今每个角落里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冰箱里的食物已经硬得像石灰一般，两扇窗户也被子弹打穿了。房间里的陈设甚至还承载着子弹当时的运动轨迹：先是从窗户射进来，然后反弹到天花板上，撞击下来之后击倒了架子上的几件小摆设，最后嵌入客厅的墙壁中。楼上有一间浴室，但是跟村里其他住户的情况一样，水源早已被切断。鲍勃把我带到楼下的洗衣房，指着一根从窗外伸进来的软管，说它连接的是萨拉热窝西南方向伊格曼山上的一条灌溉管道，还说淋浴能使人快速清醒。我打开水龙头，水的确冰冷刺骨，冲厕所也全靠这根水管供水。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鲍勃打开灯，告诉我说，可别对电灯产生依赖，半个小时以后就会停电，而且屋子里既没有发电机，也没有手电筒。我说了声晚安，回到楼上自己的卧室，扯下脏兮兮的床单，铺上睡袋。鲍勃说的没错，电灯扑闪了一下，灭了，我躺在了一片黑暗中。刚闭上眼睛，就听见远处“绿线”方向传来机枪声，紧接着是一阵气势汹汹的还击。我坐起来，以为鲍勃可能会出去看看，可楼下一点动静也没有。机场方向传来火箭的爆炸声，不知道会不会有重大事件发生，像上次塞尔维亚人袭击萨拉热窝那样。鲍勃的房间里还是没有动静，看来他是想蒙头大睡，等事情过去了再说。

我拉上睡袋，既然鲍勃都能无动于衷，那我也就既来之则安之吧。一个小时以后，稀稀落落的枪声逐渐停了。就快睡着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那辆灰绿色的旅行车不见了嘛，取而代之的似乎是一辆丰田的陆地巡洋舰，车子很旧，车门上锈迹斑斑，挡风玻璃也裂开了。我们的故事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作者申明

!

本书内容全部源自真实事件，但是为了保护“情报来源与获取途径”，所有特工和线人的姓名纯属虚构，其身份经过处理后已无法辨识。其中一个例子是苏联的“克格勃”，虽然该组织已于1991年解散为多个独立的机构，但本书中仍然将“尤里”所供职的机构称为“俄罗斯克格勃”；又如书中“集音盘”一词，其实指的是一种尚未解密的仪器。另外，由于协助作者领养女儿的巴基斯坦基督教徒是该国的少数民族，其生存环境已十分不妙，因此书中全部采用化名予以称呼。本书得以成形并最终出版，要特别感谢编辑里克·霍根。全书已接受中央情报局审核，保证不含任何机密信息。

Robert Baer Dayna Baer



THE COMPANY WE KEEP

A HUSBAND-
AND-WIFE TRUE-LIFE
SPY STORY

Contents 目录

001 · · · 第 1 章	087 · · · 第 14 章
006 · · · 第 2 章	093 · · · 第 15 章
011 · · · 第 3 章	099 · · · 第 16 章
016 · · · 第 4 章	104 · · · 第 17 章
021 · · · 第 5 章	105 · · · 第 18 章
026 · · · 第 6 章	113 · · · 第 19 章
039 · · · 第 7 章	117 · · · 第 20 章
045 · · · 第 8 章	122 · · · 第 21 章
054 · · · 第 9 章	126 · · · 第 22 章
059 · · · 第 10 章	129 · · · 第 23 章
065 · · · 第 11 章	133 · · · 第 24 章
073 · · · 第 12 章	139 · · · 第 25 章
081 · · · 第 13 章	145 · · · 第 26 章

149 · · · 第 27 章	201 · · · 第 39 章
153 · · · 第 28 章	204 · · · 第 40 章
158 · · · 第 29 章	207 · · · 第 41 章
164 · · · 第 30 章	211 · · · 第 42 章
167 · · · 第 31 章	215 · · · 第 43 章
172 · · · 第 32 章	220 · · · 第 44 章
175 · · · 第 33 章	227 · · · 第 45 章
178 · · · 第 34 章	235 · · · 第 46 章
182 · · · 第 35 章	238 · · · 第 47 章
185 · · · 第 36 章	241 · · · 第 48 章
193 · · · 第 37 章	244 · · · 第 49 章
196 · · · 第 38 章	247 · · · 第 50 章



第1章

在黎巴嫩政府的要求下，叙利亚空军和地面部队把奥恩将军赶出了贝鲁特郊区的巴卜达总统府，此前将军曾藏身于此；1990年10月，奥恩将军进入法国大使馆避难。大约有750人在此次冲突中丧生，这是历时15年的黎巴嫩内战中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

奥恩将军及15000名基督教支持者战败，黎政府因此得以重建和平，同时再次证明了叙利亚是黎巴嫩国内真正的政治大腕。

《纽约时报》，1991年8月30日

1990年10月，叙利亚，大马士革：鲍勃

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缓缓降落，机上有六七个乘客站起身来，其中一半大概是来叙利亚碰碰运气、向当局兜售物品的德国商人。其余的乘客仍坐在座位上，他们的目的地是约旦首都安曼。

两个身着工作服的男人推着一副快要散架的梯子穿过跑道，天色已晚，机场上大多数电灯都已熄灭，我坐在位子上没动，这些人的效率我是知道的。

空中小姐用曲柄打开舱门，广播里传来机长的声音：“罗伯特先生请到前面来，其他的乘客请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准备在大马士革下飞机的乘客们面面相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不过还是听从吩咐坐了下来，将行李放在大腿上。他们心里一定在想：大马士革真是个奇特的地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但在这里，绝对不能对当权者有任何质疑。



这么做真是太笨了，他们完全可以在入境检查站等我，把我叫到一边说话的。抱怨归抱怨，我还是赶忙走下通道——身上穿着一件李维斯牌V字领毛衣，里边是一件T恤衫——外表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个商人，幸好在法兰克福登机的时候，汉莎航空把我的姓和名搞反了。

云梯下方站着一个男人，身上穿着件油渍斑斑的蓝色工作服，招手让我坐进他那辆破旧的叙利亚空军标致牌旅行车。我坐进副驾驶的位子，一旁的男人是司机，穿着一身工作服，一言不发地开着车，缓缓地绕出了机场，穿过一个由两名叙利亚士兵把守的货运大门，在三辆一模一样的黑色宝马后面停了下来。一个男人站在中间那辆宝马旁边，伸手拉开车子的后门，拿上我的行李，我便跟着他上了车。后排座位上坐着我在日内瓦的旧相识——跟操办整件事情的阿里是朋友。他跟我握握手，说欢迎我来到大马士革，随后便用阿拉伯语吩咐司机开车。

此时午夜刚过。

刚开出机场，三辆宝马立刻加速到90至100英里，抵达大马士革时才减慢速度，但是一离开市区驶上贝鲁特的高速路，车子马上又开始加速。日内瓦来的朋友始终一声不吭。我看着窗外的黑夜，脑海里浮现出当时的情景，那是我来到此地的缘由。

阿里以前是一名叙利亚的将军，如今则是一名富商，在戛纳、日内瓦拥有豪宅，产业遍布世界各地。两年前我在日内瓦的时候，顺便打了个电话给他，没想到他居然挺给我面子，从此以后便不厌其烦地给我介绍叙利亚的情况，还有那位神秘莫测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故事。

阿里和阿萨德的老家是相邻的两个村庄，两人的父亲互相认识。按阿里说法，如果想要了解阿萨德领导下的叙利亚，首先得了解阿拉维特山区的那些小村庄。“说到底，就是各种人情关系，还有就是忠诚和信任。”

几天前，我顺道去了一趟阿里在日内瓦的住处，当时正好传来消息，说由于黎巴嫩突燃战火，叙利亚威胁要出兵干预以促使停战，美国驻贝鲁特的大使馆因此正要关闭。阿里一说起此事就长吁短叹，称美国和叙利亚都不希望黎巴嫩再次爆发内战，两个国家以前可是很少能达成这样的共识的。

阿里说起一些事情，都是我已经了解的：决意将黎巴嫩重新卷入内



战的人是奥恩将军，他是马龙派基督徒，曾经担任黎巴嫩军队的指挥官。我和阿里面谈的时候，奥恩正准备招募一批基督徒，与叙利亚展开全面决战。奥恩尤其想得到黎巴嫩基督教民兵组织指挥官的支持，他曾对后者说过，美国方面将全力支持他的行动。我告诉阿里这不可能，可问题是美国驻贝鲁特的大使馆即将关闭，我们无法将实情告知黎巴嫩民兵组织的指挥官。

凌晨一点多，我们的车开上叙利亚和黎巴嫩交界的山峰。到达边境的时候，车队突然右拐进入军用车道。道路旁一名士兵默默地看着我们，车队刚过，我回过头去，看见他已经把大门关上了。

黎巴嫩边境上已经空无一人，我们直接开往比卡山谷。凌晨两点多，车子驶入山间的小路，刚开了半英里，最前面的那辆宝马车就停了下来。同行的日內瓦朋友终于打破沉默，告诉我他马上要离开，瓦利德上尉将带我继续前进。

行进一英里之后，车队在一个村子面前再次停下。

我们还没下车，就看见一辆旧奔驰车开了过来，停在旁边。一个上身穿衬衫、下身穿牛仔裤的男人走下车，自我介绍说是瓦利德上尉；虽然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其实是一名叙利亚情报人员。瓦利德拉开奔驰车的后门，让我坐了进去，他坐在司机身旁，司机看都没看我，直接发动车子上了路。

上山的公路是单车道，而且许多地方崎岖不平。天色太暗，看不清周围的村庄里是否有人居住，也不知道我们究竟身在何处，不过好多房屋已经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说明我们已经离对峙线不远了。开出一英里之后，司机下车去挪开路上的几块大石头。这些石头是叙利亚军队和黎巴嫩基督教民兵组织之间唯一的分界线，这里从1975年开始就一直战乱不休。

我们在一个废弃的村庄外面停了下来，瓦利德上尉说：“就在这儿等着吧。”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司机早已没了踪影，只剩下瓦利德直勾勾地盯着前面的道路。我一时摸不着头脑，索性闭上眼睛，看是否还能再睡上一觉。大约过了5分钟，瓦利德说我该走了，下车替我打开了车门。

前方路上大约50码远的地方停着一辆白色的五十铃，方向盘后面坐着



一个人。我朝车子走过去，车外的空气很清新，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在我下方可以看到比卡山谷，虽然很难分辨，但我想这里大概就是黎巴嫩的黎波里港对面的山区了。

我上了五十铃汽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司机问我饿了没有，可还没等我回答，就递过来一个用纸包着的“马努什”——一种加了橄榄油和百里香的扁面包，又从夹在两条腿中间的一个包里拿出一个。吃完面包后，司机发动汽车上了路。

八点钟，我们穿过一个陡峭的山口，到达山顶的一刹那，眼前豁然开朗，一大片水域出现在面前，原来是地中海到了。无数的小渔船正返回港口，路上经过的那些村庄也从睡梦中醒来，小卖部和面包店前，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谈。每个村庄都有教堂和整洁的公园，公园由政府修建，里面还有秋千。

又过了一个小时，我们抵达沿海的黎波里——贝鲁特公路，上公路开了10分钟后，出现了山区夏季旅游胜地拉露的标志，车子再次钻入山区。

正值淡季，拉露的度假小屋和酒店都已关门。我乘坐的五十铃拐上一条种满了松树的碎石路，在一栋A字形房屋面前停了下来，房子外边还停着一辆装有无线电台的黎巴嫩军队吉普车。我下了车，隐隐听到从贝鲁特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

一位身穿橄榄绿制服、双颊凹陷、秃顶的黎巴嫩军队指挥官为我开了门，和我握了手，说：“感谢您的到来。”然后带我进了客厅。客厅里坐着一个身穿氨纶上装、外加一件羊皮马甲的美丽女人，看样子早就在此等候了。“我妻子。”迎接我的男人说。我和他妻子握了握手，三个人在壁炉前面坐了下来。

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二人：“美国方面不会以任何形式支持奥恩将军，他所说的密使和秘密渠道根本就不存在。”

指挥官的妻子打断我的话：“如果真是这样，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严格说来，这本来就是黎巴嫩的内政，应该由黎巴嫩人来决定如何处置奥恩，要么跟着他干，和叙利亚交战，要么让他下台，不管怎样都别

期望美国政府会出手帮忙。”

说完我们停下来，山上又传来一阵炮声。想要从这里打到贝鲁特，大炮的口径至少要155毫米。

指挥官问我：“那他为什么说已经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因为他是个骗子。”

指挥官的妻子问：“我们能相信你吗？”

“你们自己看着办。”

谈话结束了，五十铃汽车已经在外面等我。运气好的话，天黑之前还能赶回大马士革。

不知道我的话是否起了作用，一周之后，黎巴嫩军队与奥恩将军支持者的部队突然开战。奥恩战败后躲进法国大使馆避难，整个过程中美国方面始终没有插手。

其实挺奇怪的——干我们这行的，白天晚上都在撒谎，连身份也是假的。我们抽干线人的血、榨干认识的每一个熟人；每一次计划都充满变数，每次一次人情都得牢记心头。可是到了最后，虽然情况略微不同，但一切都正如阿里所归纳的那样，关乎“人情、忠诚和信任”。一切事件都离不开人的因素；没有了人的参与，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2章

看过007系列影片的朋友，您是否也梦想成为一名特工呢？如果您是美国公民，同时又想加盟国内顶级的间谍培训机构，请接着往下读。不过您首先得了解以下几点：第一，“行动总部”，或者说“秘密行动处”（间谍所属部门）仅仅是中情局下面的一个极小的部门，局里大部分员工从事的工作其实是相对普通的。第二，任何职位的选拔过程都异常严格，即使您的履历和教育背景符合要求，仍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被拒之门外。您还是想试一试？那好，下面就教您怎么做！

身家最好无比清白。中情局的所有职位都要求安全审查，您必须通过一关又一关深入且彻底的背景审查。背景审查具体针对的内容并不公开，但通常情况下，您必须在多年以前就是一名“模范公民”——从不违法、有责任感、工作中遵守职业道德且诚信可靠、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不赌博、值得信赖、忠于配偶和美利坚合众国。您不一定非得完美无瑕，但中情局确实非常看重正直的人品、理性的判断能力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度。当然，您的父母和朋友也是越清白越好！

摘自www.wikihow.com/Become-a-CIA-Agent
(如何成为一名中情局特工)

1991年6月，洛杉矶：黛娜

在洛杉矶为中情局工作了两个月以后，上头让我们这些人跑遍了全城，就是为了一个接一个的背景审查。在我看来，这种做法简直愚昧至极，把面试安排在离我们住处更近的地方岂不更好？至少能节省一半的开